



田坊
江山美人
系列
02

自从那年本王被她调戏……

一度君华 著
将军弃女
商贾之首

拜相为后



六岁那年，殷逐离眼见自己的父亲勒死母亲。她隐忍十二年，苦于其父手握重兵，功勋卓绝而不得复仇之机。

朝斗！谋战！夺位！弑父！

功高盖主，权倾朝野，一代女相如何能为后？
皇后也罢，宰相也罢，寡人只愿卿一世长安。

因一场花嫁，人主皇家！她布局十年，簇拥新帝！
大仇得报，回首处，已是黄泉陌路。

漓江出版社

拜相为后

一度君华 著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拜相为后/一度君华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3. 4

ISBN 978-7-5407-6386-2

I. ①拜… II. ①—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0406 号

选题策划:麦田书坊工作室

责任编辑:刘 鑫

特约编辑:罗 婷

装帧设计:周 昕

封面插图:圆 子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长沙黄花(国际空港)工业园(邮政编码:410000)

开本:710mm×1 000mm 1/16

印张:19 字数:262 千字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731-82755166)

·
目
录
·

C O N T E N T S

- 001 ■楔子
134 ■第十章
悠悠我思
- 004 ■第一章
156 ■第十一章
永与愿违
- 014 ■第二章
冤家宜结
172 ■第十二章
貌合神离
- 028 ■第三章
雪上加霜
207 ■第十三章
莫以成败辨忠奸
- 044 ■第四章
洞房花烛
226 ■第十四章
不见五陵豪杰墓
- 058 ■第五章
旧梦
239 ■第十五章
无花无酒锄做田
- 076 ■第六章
软肋
257 ■第十六章
离愁渐远渐无穷
- 091 ■第七章
九爷的妾
269 ■第十七章
人间何处似樽前
- 108 ■第八章
风起云涌
286 ■第十八章
人间别久不成悲
- 122 ■第九章
山风满楼





夜已经很深了，曲凌霄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被塞到花梨木的妆台下。她揉揉眼睛，正欲开口，她娘将食指竖在唇边，示意她噤声：“乖乖待着，别出声。”

她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当即安静地蜷缩成一团。房门外拨弄门闩的声音隐隐传来，门外有人。她躲在狭窄的妆台下，看不见屋外的情形。长夜诡异地寂静，她几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，一下一下，重若擂鼓。

之后便是打斗声，兵刃碰撞的声音传来，她更是惊得抖成一团——都已三更了，爹爹为什么还不回来？

“是你……”短暂的语声被打断，窗口下半人高的花瓶坠地，衣物摩擦的声音渐渐清晰，曲凌霄悄悄探头出去。榻上她的娘亲被数个黑衣人紧紧压着，领头人用一条白色绸带死死勒住她的脖子，飘忽的烛火下，她的脸色青得可怕。

曲凌霄想喊，可恐惧就那么牢牢地扼住了她的咽喉。榻上的人转过脸来，

她的鼻间泛出血沫，最后的动作，只是伸手死死抓住那厚重的窗帘，用力一扯，厚重的帘幔漫天垂落，阻断了曲凌霄的目光，她眼前只剩下一片泥沼般的黑暗。

又是一阵细碎的声响，曲凌霄轻轻挑开布幔一角，见有人往房梁上挂什么东西，她看不见那些人的脸，只能看见踩在矮凳上的那只靴子，黑色的军靴，左侧以金线绣七曜星辰。她将手指咬在嘴里，那血腥甜中带着铁锈的气味，令人作呕。

“将军，属下来吧。”

“不必。”

太过熟悉的声音，曲凌霄贴紧墙根躲在妆台下，抑制身上的颤抖。手上的血涓涓不绝，却一点也不痛。待所有人都走了，她站在那具高悬的尸身前，紧紧抱住那双余温犹存的双腿。那年她四岁，很固执地认为只要在怀里再焐一阵，她娘亲的眼睛还会睁开，还会给她梳双螺髻，问她自己穿哪件衫子更好看。

之后便是匆忙的出殡，老妈子为逝者重新上妆，掩去亡者表情。盖棺时，曲凌霄死死扯着娘亲白色的衣裙，照顾她的老妈子大声喝骂着一根一根地掰开她的五指。那五指旧伤未愈，一根一根将血迹留在棺沿。纸幡与哀乐充塞了那一天。碧梧，碧梧……朱唇一点桃花般，宿妆娇羞偏髻鬟。而今零落成泥碾作尘，翻云覆雨的一代巨贾，也不过石碑上古篆一行。

纸幡化作了红绫，白蜡变成红烛，丧事也就变成了喜事。

魏氏被迎入曲府的时候，曲凌霄就躲在那棵老榕树下，透过虬枝碧叶猫一样打量她。对于这个女儿，曲天棘并没有多加解释：“她是曲凌霄。”

魏氏居高临下地投来一瞥：“就是殷碧梧的那个女儿？你还留着她？”

曲天棘点头，再不多说，拥着魏氏入了曲府。夫人回府，这样的大日子，连府里最低等的奴才也都换上了喜庆的新衣，府中更是一尘不染，连窗纸都是魏氏喜欢的颜色。

魏氏带着两个男孩儿，府里的下人叫他们少爷，说他们的娘才是老爷的

原配夫人。曲凌霄不知道什么是原配，她只知道原先他们都管她娘叫夫人。可是现在，再没有人提起过她娘，魏氏将她娘原先的院子改成了下人房，将她娘最爱的两棵油桐伐作了柴薪，将她娘最爱的仙鹤都换作了孔雀。

只有她和一个老妈子住在一起。曲天棘彻底忘了她的存在，有时候甚至连送饭的下人也会忘记。

曲凌霄六岁那年，曲夫人魏氏又喜添一女，取名凌钰。曲凌钰满月那天，曲天棘大宴宾朋，曲凌霄缩在那个偏远的院子里，那一丈之外的喜庆同她没有半点关联。

后来呢，殷家拒不相信殷碧梧是“上吊自尽”，要求作重新彻查其死因。殷、曲两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，一个是大荣首富，一个是帝王爱将，双方互不相让。

王上沈晚宴为平息事端，特封殷家为大荣国商，免税一成，又赐殷碧梧之妹殷梦鸢一品夫人的诰命，并封其弟殷子川为云阳侯。一系列封赏之后，殷碧梧的死因却终究再也没有下文。

而殷家和曲家也因此事，势如水火。最后殷家提出接走曲凌霄，沈晚宴也点了头。能够打发掉一根肉中刺，魏氏自然求之不得，曲天棘就更不用说——他连自己还有一个女儿的事都忘记了。曲凌霄离开曲府时一件衣服也没有带，魏氏倨傲地盯着她走出大门。

临别时她沉默回望这飞檐斗拱的将军府邸，那嘴角一丝笑，带着莫名的讥嘲。一只孔雀飞过，像盛夏午后，她曾做过的、那个五彩斑斓的梦。

对了，在那以后，她姓殷，她是殷逐离。她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她娘的事，任何人都没有。

第 一 章

狭路相逢



赌台被掀翻，骰子滚落一地，一个声音嚣张中犹带稚气：“混账东西，本王怎么可能输？分明就是你们作假！”

“九爷，我们是规矩的生意人，您看看这骰子……小的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诈九王爷您哪……”

“哼！你不诈本王，如何本王买大竟然开了小呢？来人，把这作假的赌坊给爷砸了！”

众人的惊呼声传来，路人就知道这九王爷又在耍无赖了。说起这九王爷沈庭蛟，长安百姓无人不知。先帝沈晚宴膝下四子，他是最为美貌，也是最不成器的一个。成日里吃喝嫖赌样样精通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。每每提起他，大家是又恨又怕。

今年年初，他年方十四，沈晚宴便在长安城中赐了座宅子给他，早早将他赶出了皇宫，封为福祿王。他无人管束，更加飞扬跋扈，令得城中百姓叫苦不迭。四月份沈晚宴驾崩，他二哥沈庭遥继位，朝中官员各种变动，偏生

他无所事事，仍做着人见人厌、狗见狗嫌的“嫌”王。

也许是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又或者是长安百姓的诅咒应验，这位福禄王夜路走多了，终于见了鬼。

这天夜里，长安城夏蝉齐鸣，月满如盘。

沈小王爷手气不错，在赌坊赢了些钱，邀了一众狐朋狗友前往广陵阁喝花酒。广陵阁是长安城有名的销金窟，其往来寻欢者，莫不是有权有势之辈。沈小王爷有了自己的府邸之后，也就成了这里的常客。

这夜的广陵阁依旧觥筹交错，丝竹笙歌不歇。沈小王爷领着一群人在正对着舞台、视线最佳的席位上坐下来。广陵阁的主事红叶赶紧领了几个丽人过来侍宴，脂香莺语薰得人未饮先醉。

莲花形的舞台上，一名艳姬着了广袖纱衣正跳着一曲盘鼓舞，她以袖击盘、以足踏鼓，其声或清悦灵动或雄浑磅礴，广袖纤腰风姿清华，四周白色与粉色相间的花瓣自上而下纷纷扬扬，迷了看客的眼，也迷了沈小王爷的心窍。

这沈小王爷先前就在赌坊多喝了几杯，一见台上美人，顿时就起了色心，不由得扑到台上，抱住那风情万种的美人儿，不由分说先香了个嘴儿，随后喷着酒气大声道：“舞没什么看头，爷还是喜欢看人。美人儿，今日你脱一件衣服，爷给你五十两银子！”

周围看客多是荒淫之辈，华堂中立时嘘声一片，起哄叫好者不计其数。

广陵阁往来迎送的皆是达官贵人，主事红叶也是个八面玲珑的，立刻就上前赔笑道：“九爷，您喝多了，红叶这就带您去后院，广陵阁最不缺的就是美人儿，保证王爷要多少有多少。”

沈小王爷脾气倔，就不肯顺着红叶的台阶下，他一把甩开红叶，仍扯着那美艳的舞姬，醉态张狂：“爷让你脱是看得起你，五十两银子一件，饶是你们这里的头牌也没有这个价，竟然敢不给爷面子。还不快脱！”

六月盛夏，歌姬伶女本就穿得单薄，如今一脱，更是春光难掩。艳姬知他荒唐，一时也惊慌失措，握了他的衣角只苦苦哀求。正争执不休间，二楼

有人朗声道：“公子好雅兴。”

其声一出，瞬间压过了堂中喧哗。沈小王爷眯着一双醉眼望过去，便见二楼雕花朱栏前，一个女子凭栏而立。她生得高挑，浓黑的长发以紫色丝带斜绾，剑眉微挑，嘴角噙笑，张狂中带了几分邪气。

沈小王爷抬高了下巴，此时她着一身朱色长袍，料子是富贵城锦绣绸庄最新款的烟霞云锦，其领角袖口的忍冬花暗纹乃富贵城天衣绣坊主云天衣亲手所绣；腰间缀流云百福玉佩，是富贵城颜如玉玉器行今年的主打款式。

沈小王爷是个游戏花丛的人物，自然知道这些配饰的价值，当下也扬声回道：“哪家闺秀，竟然到广陵阁喝花酒。小姐倒是比本王风雅得多……”

堂中又是一片嘘声，栏前女子双手撑着朱栏，语态疏懒：“歌姬伶女虽以卖笑为生，终也是受生活所迫，公子又何必辱人太甚。”

沈小王爷可听不进去这些大道理，他伸手就去扯那歌姬的抹胸，眼角还瞟着楼上佳人，声音不怀好意：“五十两一件，公平买卖，本王又何来亏她？小姐若有意强出头，何不下来替她？”

富丽堂皇的大堂里，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在二楼。有人看不过，也有荒淫之徒帮腔四起。

那朱衣女子却也不恼，闻言微微颌首道：“五十两一件，倒是价格公道。只不知公子今日穿了几件衣裳，其衣下风光，又是何光景。”说这话时她也不怀好意地盯着沈小王爷，轻声唤，“晁越。”

站在她右侧、着灰色布衣的高大男子应了一声，于二楼回廊翩然跃下，落地稳健，连衣角也不曾浮动，可见其功架极好。沈小王爷只觉眼前一花，布衣男子已经站在他身前，不由分说扣住他左手脉门，长臂一舒将他拖至台下，压在堂中圆桌上。

因在天子脚下，料想无人敢与他为难，沈小王爷这次出门只带了一个随身小厮，完全派不上用场。二楼的朱衣女子负手而立，嘴角露了一丝邪佞的笑意：“五十两一件，本大当家亦绝不会亏待了公子。”

此言一出，四周有人低呼：“大当家，是富贵城殷大当家！”

而桌上的沈庭蛟就变了脸色：“你是何人，想干什么？”

该女子不答，沉声唤：“晁越。”

扣住沈小王爷脉门的布衣男子闻言皱了眉：“大当家，属下对男人衣服没兴趣。”

朱衣女子又看向右侧，在她右侧着文士长衫、持一方黄金算盘，一副管家打扮的男子也侧了脸：“郝某也没兴趣。”

女子只得拍了拍手，下定决心般道：“也罢，说不得只得本大当家亲身上阵了。”

沈小王爷还在挣扎叫骂，堂中却没有半点嘘声，一众前来寻欢的大老爷们呆若木鸡。

那女子缓步走下回旋的木梯，行至沈小王爷跟前。沈小王爷几番挣扎不脱，还在大声叫嚷：“大胆，本王乃福祿王，当今王上的胞弟，你胆敢对本王无礼，本王砍了你的头！”

朱衣女子示意舞姬退下，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再度伸手，却是握住了沈小王爷腰间的玉带。沈小王爷拼命挣扎，但他平日不学无术，而扣着他的布衣男子晁越却显然是个练家子，他哪里是人家的对手。

该女子很顺利地解开了他束腰的玉带，一脚踏在矮凳上，扬手高举那玉带挥了挥，声音沉缓：“第一件。”

那玉带绕着她的手指转了几圈，潇洒地落在人群之中。众人俱都起身，灯火辉煌的华堂安静得落针可闻。

沈小王爷一张俊秀的面庞涨得通红，还伸了腿想要踢她，那个叫晁越的男子扣住他的手又紧了紧，他顿时痛得动弹不得。朱衣女子缓缓握住他葱绿色的外衫向两边分开，晁越倒是极配合地将他往前一送，这件长衫也离了他，落在女子手上。

她仍是将长衫举高，转手绢般在空中转了几圈，远远抛入人群。沈小王爷脸色已青，他几时受过这样的羞辱，当下破口大骂：“贱人快放了本王，不然本王将你剥光了挂城门上！”

“这主意不错！”女子伸手去解他的内衫，这件内衫也是富贵城丝绸庄

的新品。她手法熟练地解了右侧的系带，仍是双手一分，这九王爷白玉般无瑕的胸膛便展露在众人眼前。

人群中开始传出吸气声，众人都往后退，却又伸长脖子看。

那边沈小王爷挣扎不脱，已经开始撒泼：“贱人，本王要诛你九族，抄你全家，抄你隔壁全家，抄你隔壁的隔壁全家……”

“骂得好。”女子笑意渐深，伸手解了那衬裤的系带——那衬裤竟然也是富贵城锦绣绸庄的新款。她一手握住他正在胡乱踢打的左脚，扯了那裤管往下狠狠一撻，那衬裤便离了腰，直下膝盖。

沈小王爷脸都绿了，她却兴致不减，仍将那衬裤扯下来，远远抛了。她身后管家模样的男子上前，在她耳畔低声道：“大当家，他毕竟是皇室贵胄，不可太过。”

那女子举右手挡开了男子，含笑打量沈小王爷最后的遮盖物——一条白色短裤。

沈小王爷活了十四年，调戏过许多良家和非良家女子，然第一次被调戏，想到马上要裸裎于人前，不由得露了些恐惧之色。

那女子仍面沉如水，倾身以手背徐徐探过他如玉般光滑细腻的脸颊，姿态是公子哥调戏良家女子时常用的轻佻：“叫声好哥哥，我把你放了，怎么样？”

她侧耳低伏在他身边，语带轻佻风流，那姿态太像个流氓，沈小王爷脸色青紫，咬紧牙不说话。

女子右手沿着沈小王爷的腰线向下，指尖过处，沈小王爷像被狼舔过，肌肉不由自主地跳躲。终于在她手握住他底裤下摆时，他闭了眼睛，想到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薄唇轻启，声若蚊蚋：“好哥哥。”

女子侧耳细听，神色十分遗憾：“声音太小，我听不见。”

她已经握住了底裤一角，沈小王爷慌了，声音又大了些：“好哥哥。”

女子望了眼广陵阁的大门，仍俯身在他耳边：“再大声一点。”

沈小王爷闭着眼睛，大叫了一声：“好哥哥！”

女子颇为满意，拍着他的脸颊赞了声：“乖。”

正值此时，外面一阵骚乱，有军士着重甲包围了广陵阁，其服饰却不似长安卫兵。女子示意红叶出门相迎，不多时领兵之人便进得阁中，挑了珠帘按剑而立，威风凛凛，看其衣着，竟是个正四品的忠武将军。她便不由得多看了几眼。一个小厮自他身后冲出来，慌忙捡了散落四处的衣裳去扶大圆桌上的沈小王爷。

他倒是机灵，竟然搬救兵去了。

朱衣女子出得人群，拱手为礼，不待来人说话，一脸正色地道：“将军来得正好，广陵阁竟有市井狂徒冒充当天子胞弟福祿王，甚至打着九王爷的名号欺辱柔弱女子，实在是藐视皇威。还请将军将他押回官府，严加审讯。”

来人也不想她恶人先告状，将她上下打量了一番方道：“你怎知此人不是真正的九王爷？”

朱衣女子垂首整理衣袖，理所当然地道：“那是自然，想九王爷乃皇亲贵胄，身份尊贵，岂会做出欺辱女子这般下作之事？”

“曲流觞，你来得正好，快将这个贱人拿下！”沈庭蛟大声喊，他的小厮正在替他整饬衣裳，他急得跳脚。那名被唤作曲流觞的少年将军却沉吟了一阵，挥手朗声道：“将他带回去。”他瞥了眼面前人，再看看沈庭蛟，眸中略有所思，“此人真假，官府自有定夺。”

那女子也不介意是否真的会“有定夺”，她转身欲上楼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缓步行至沈庭蛟跟前，将一张两百两的银票塞进他胸前的衣襟里。这个动作沈小王爷很熟——他喝过花酒之后，也经常将赏钱塞进美人的抹胸里。他气得暴跳如雷，偏生面前女子还轻声叹：“料得有心怜宋玉，只应无奈楚襄何。”

沈小王爷双目喷火。

俗言道好事不出门，丑事传千里。沈小王爷在广陵阁受辱的事很快传遍了长安城，百姓自然拍手叫好。唯沈小王爷咬牙切齿，将该女子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彻底。他派出所有家奴打探这个女人的来历，很快便有了消息。

“回九爷，这个女人可了不得。她姓殷，名逐离。时年十八，爱吃辛辣

油腻之物，精音律，最喜欢的乐器是编钟。好骑射，最爱宝马雕弓美人烈酒……”

沈小王爷只听得心中火起，飞起一脚将人踹倒在地：“给爷说重点！”

那家奴龇着牙，好半天才爬起来，继续回禀。

在长安城要打探殷逐离的来历，不是什么难事。但若要说她，不得不提富贵城殷家。殷家七代商贾，经营项目囊括了衣食住行，生意遍布大荣内外，是众人公认的大荣国商。是以大凡提到长安殷家，百姓每每以富贵城代称。殷逐离自小随其母殷梦鸢打理殷家家业，十五岁即接任殷家大当家之位，独当一面。

她师从长安名士唐隐，琴棋书画、刀枪棍棒，虽不敢说样样精通，至少也不落人后。为人更是仗义疏财，交游广阔，年纪轻轻已是叱咤商界的风云人物。

沈庭蛟听着府中家奴小何打探来的小道消息，咬着牙唾了一句：“怪不得一身铜臭！”

待小何退下，沈小王爷的授业恩师何简急得团团转：“九爷，您如何就不明白目前形势！那殷家富甲天下，殷逐离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五爷、六爷无不百般讨好、求之不得，您若得她之助，必然……您惹她作甚？”

何简也是个饱学之士，奈何教出了这么个“得意门生”。九王爷手上并无实权，他自然也得不到重用，如今只跟着他做个王府的管家兼闲散食客。

沈小王爷闻言不语。

次日辰时初刻，因天衣坊新进了一批提花机，殷大当家吃过饭便同殷家大总管郝剑、天衣坊坊主云天衣前往城郊的仓库查看。三人一路讲些生意场上的趣闻，行至城门时，突然有人叫嚷：“站住！刚不是有人丢了头牛吗？一看这几个人就不像好人，还不快拦下搜查搜查！”

殷大当家转头就看见了九王爷沈庭蛟，他五官精致若女媧巧手捏成，肌肤细腻如无瑕美璧，今日穿了一身白色绸衣，衣袍下摆绣烟雨锦竹，玉带束

腰，美人削肩，黑发如墨垂至腰际。十四岁，还只是个半大孩子，却已然美貌天成，只是那一脸嚣张盖过了俊秀。

他上次在殷逐离手上吃了亏，今天带了十多人，明显有备而来。但来人个个着青衣皂帽，一身家仆打扮，没什么战斗力。

守城的卫兵很为难，殷逐离他们不熟，但她身边的大总管郝剑他们却是很熟的。虽说商人的地位历来低贱，但是富贵城的人，他们真的惹不起。

“这……王爷……”当值的城门郎终于小心翼翼地开口，“这几位身上……藏不下一头牛吧？”

而这位九王爷明显不是个讲理的主儿，当即就一脸蛮横地呵斥：“混账东西，你都没搜怎么就知道他们身上没有牛？还不快给爷搜！”

城门郎苦着脸，为难地看着三人，只有开口求一向最好说话的大总管郝剑：“这……郝总管……”

郝大总管也不敢擅自做主，毕竟后面跟着大东家。他只得回身看殷逐离，顺便轻声提醒了句：“祠堂，大当家。”

殷逐离眸色一沉，缓步走近城门郎，双手微抬，她倒不拘：“既然王爷有令，那就搜吧。”

城门郎松了口气，知道她身份不俗，他自是小心翼翼、规规矩矩地将三人都搜了一遍，如释重负地冲一旁看热闹的沈庭蛟道：“王爷，经查此三人身上并没有牛。”

沈小王爷显然是来找碴的，哪会真管她身上有没有牛，他立刻就叫嚣：“说不定他们已经将牛换成钱了呢？来人，将他们带回衙门仔细查问。”

十几个家仆上得前来，就欲将三人拿住。周围远远围了好些看客，知道这九王爷又在作威作福，一时指指点点，却畏他淫威，不敢靠前。殷逐离今天穿了件檀色长袍，她摸了摸鼻子，低头将衣袖挽至肘上，声音沉缓有力：“敢问九王爷，大荣律令，长安城中若遇民间纠纷应属哪个衙门过问？”

这个沈庭蛟还是晓得的：“自然是长安府尹！”

殷大当家点头，又问：“嫌犯应该由哪个衙门捉拿？”

沈庭蛟思索了一阵：“刑部。”

殷逐离再度点头：“那么请问九王爷现在身居何职？所司所务？有何权限或凭证捉拿殷某三人？”

这个沈庭蛟暂时还没想到，他根本也没打算想：“哼，本王乃堂堂福祿王，捉拿你还需要什么凭据，给爷上！”

一众家奴跃跃欲试，殷逐离提拳迎上。这些家仆本就不懂武功，自是被她三拳两脚搽倒，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擒住了沈庭蛟。她也不客气，左臂勒住他的脖子，一把将他掼倒在地。

沈小王爷眼前金星直冒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殷逐离左手已经揪住他的领子，右手提拳横在他鼻尖，居高临下地看他。

主人在手，家仆们犹豫着不敢靠前。郝剑、云天衣已经在她身侧，郝剑在左，拉住她的左胳膊：“大当家，祠堂、灵牌、罚跪、通宵啊大当家！”云天衣在右，扯住她的右胳膊：“家法、杖臀、一百啊大当家！”

殷逐离考虑了零点零一秒，然后嘴角一抿，一拳砸在小王爷的鼻梁上。拳头如雨点般落下，她声音仍旧沉缓：“叫你横！叫你调戏女人！叫你从老子身上搜牛！老子揍不死你……”

据说后来这惨烈的一幕被某个姓施的看了去，还加进了自己的小说里，叫什么……鲁什么拳打镇关西……

惨案发生后的当天下午，沈小王爷就这么带着一身伤、鼻青脸肿地站在御书房。当时大茱圣祖皇帝沈晚宴病逝，他的二哥沈庭遥继位不过月余，改年号清平，帝号康乾。

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糕子给定的这个年号，反正当真应了这两个字，大茱王朝全民上下穷得裤衩也找不出多余的一条，实在清贫得可以。

见到他这副狼狈不堪的模样，康乾帝沈庭遥是又好气又好笑：“不成器的东西，你看看你这模样，哪还有半点皇家威严！圣祖爷一世英明，如何就生了你这样的皇子！”

沈小王爷撒娇耍赖打滚：“不管！皇兄，臣弟再怎么着，总也是您的弟弟不是？她殷逐离就一低贱商贾，她凭什么竟然敢殴打皇亲？皇兄你一定要

为臣弟做主哇！”他趴在龙案上，哭得凄惨。

康乾帝沈庭遥沉吟半晌，嘴角蓦然展露出一丝邪佞的笑意：“也好，你且先回去，明日皇兄便下旨。”

沈庭蛟将信将疑：“皇兄打算如何处置她？”

沈庭遥坐在龙椅上，不耐挥手：“朕自有主张，滚吧。”